

天使望故鄉

TIANSHI
WANG
GUXIANG

天使望故鄉

这是一个地处桐柏山、大洪山余脉的丘陵与江汉平原北部交汇处。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西部是丘陵岗地，南部和东部是河谷平坝。悠悠南水与巍巍而来的灵山巧水在此汇集成汉水，载着孝感99万儿女的千年孝道注大长江。这便是位于孝感西北角襄水、卧龙和岳武三乡交界处的谢家村。村子东北有个白鹿山，山上有棵千年银杏树，是唐代诗仙李白酒醉安陆时所植。可别小瞧这谢家村，由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她竟一直古林木葱茏，地势险峻，层岩叠翠，深壑幽深，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引得一些久负盛名的文坛巨匠来此览胜题咏，除了在此结婚生子的李白，还有韩愈、杜牧、刘长卿、欧阳修、曾巩、苏轼等。

明末清初，一个姓胡的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游历来到此，见这里风景人文文化俱好，又是李白等大家神游之地，便决定留下来。他娶了一个姓胡的本地姑娘，做了上门女婿。一年后，喜得一子，那户人家里有男孩传宗接代，孩子便随他姓了胡。胡家人就这样不衰不旺的传了下来，在这个村里显得格格不入，其实认真圈起来全村人都有血缘关系。


乡音年年相似，年年乡音不同。从秦楚之站到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哪一次不是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整个汉河？历史冲刷了战场的痕迹，留下了谢家村独特的人文风俗。

梅莎
著

整个谢家村围着一座大山而建，山顶大约有四十亩地，是村小委会。这里解放前是一座庙，乾隆时期香火尤为鼎盛，方圆千里的僧人聚集到这里。民国时期闹旱了，很多僧人陆续离开，剩下两三个人支撑着，直到最后一个姓倪的和尚病死在此，终结了寺庙的历史。



新华出版社



天使
望
故鄉

TIANSHI
WANG
GUXIANG

梅莎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望故乡 / 梅莎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11 - 9401 - 8

I. ①天…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9347 号

天使望故乡

作 者: 梅 莎

责任编辑: 郑建玲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9401 - 8

定 价: 3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10 - 68657290

序

《天使望故乡》讲述了本世纪初期发生在中南乡村的故事，浓缩了我们这个躁动变化而又极度膨胀的社会中许多重大而又深刻的矛盾。它看起来只是两个青年建设者创业者的故事，却纠结着两代人对于家庭、事业、观念的敏感神经系统，也纠结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无数蓝图、憧憬和怨怼、焦虑。不过，最让读者纠结的还是故事中包含的主要人物在互动过程中精神价值的冲突，这包括诸如爱情、理想、婚姻、家庭、欲望、利益、尊严、人格等种种社会生活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关键词，它们互相纠结，常常混淆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戏剧性，它们让我们经常感叹生活有时候高于文学，比小说更加具有不可思议的虚构和巧合的特质，或者说生活中的故事常常比小说的故事还要精彩。当作家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

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纠结感和复杂性。作者梅莎具有乡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的感受力以及综合性的内在把握能力，让我们不得不感佩。在大轮廓和主流性的乡村故事的细密生态中，满满地蕴蓄着生活的实感和作家的穿透力，夹带着方言俚语的亲切感和泥土味，尤其是在似乎普通而又日常的乡村生活中，回旋着荡气回肠的悲悯情怀和爱恨情仇，它们构成跌宕起伏、凶险激烈而又拷问灵魂的矛盾纠葛。这样的生活场景如同在不明水域中游泳，暗潮涌动，浪花飞溅，漩涡隐蔽，锐石嶙峋，杀机时现，遇险呛水如同家常便饭。

文中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浓浓的中华孝道，处处体现着“家庭有孝，尊老爱幼，其情融融；单位有孝，上行下效，竭忠尽智，事业兴旺；社会有孝，人人抱有一份尊重情怀，社会和谐”的精神。孝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着一切生机，融入每个人的生命，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它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纽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内涵。小说用鲜活的生命诠释了大孝之美，在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为人们点亮一盏心灵之灯。主人公用勤劳、智慧、善良、真诚践行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时代主旋律，是大美、大孝、大成之典范，为我们低碳、健康、美丽的明天绘制了一幅美好蓝图。

小说写出了在时代巨变和乡村转型中青年男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裂变，及其对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世俗生活的深刻而又显著的影响作用。到农村镀



金的大学生村官谢婷婷是老村支书谢正才唯一的女儿，她爱恋胡建涓很多年，欲望变质，最终用卑鄙的手段陷害胡建涓和美女主播杜迪的父亲，副市长杜云平。经过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的调查，谢婷婷被送上审判席，而故事带给人们的思考还在继续。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和乡村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先天的或人为的弊端，作者对此进行了冷静地反思，而这样的反思纠结着人性的拷问。

作者不仅不断深入思考创业的含义，表现出它的现代内涵，特别是同父辈基于传统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的发家创业完全不同的科技理念和全球化下的现代文明因素，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创业的人文意义及其政治关系和家族价值。胡建涓和徐敏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仅成功地积累财富，还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道路，成立合作社和销售公司，将产品行销国际市场，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捐款补助乡亲们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低碳别墅群，过起了新生活。作者内心深处那抹淡淡的乡愁和对于故乡的期盼隐约流露，寄托着她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切期盼和坚定的信念。城镇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进程，都市与农村的守望将越来越模糊，农强则国富，中国的农村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在这个大潮中，受惠的不仅是农民，也不仅是中国人。

小说写到了乡村政治和民主选举的曲折多变，表明作者能够在一个比较宽阔的视野中穿透乡村经济、家族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复杂而内在的关系，把包括乡村宗法制度和习俗演变在内的乡村巨变和家族价值同孝道传承及其发展演变、创业艰辛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大学生所执著坚守的深埋内心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乡村信仰。这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被人们质疑的80后们散发出的璀璨光芒将照耀历史长河。

是为序。

马相武

2010年9月1日于颐和园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创业

第一章 生命如此脆弱	(3)
第二章 走还是守	(35)
第三章 伤逝	(83)

下篇 拓业

第四章 知识就是生产力	(155)
第五章 与幸福牵手	(192)
第六章 爱，无奈	(239)
第七章 春暖花开的幸福	(278)

上
篇

创



业

第一章

生命如此脆弱

万里无云，烈日炙烤着大地，像是要为它饱经沧桑的地球兄弟报仇似的。

“胡德华，龙尾滩你也敢挖？你就不怕遭天谴？瞧瞧，这是国家发给我们的林权证，你凭什么动我们的山地？”一个体态臃肿、满脸雀斑、怒气冲冲的老年妇女拿着一个草绿色林权证在一个50来岁、中等身材的男子面前唾沫飞溅。

“合同签好了，我们已经交了租金。”胡德华明显底气不足。

“那个速合同？”这个妇女气得用林权证使劲抽了一下胡德华的左脸。

“君子动口不动手。”胡德华用手捂着左脸，一股无名之火蹿起了来。

“几个伢们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跟谁签的合同就去挖谁家的山，我们有跟你签，也有收你的钱。”一个40多岁的妇女拿着林权证指着胡德华的鼻子尖吼道。

“你怎么连基本常识都不懂？50年的饭吃进汉水河去了么？”一个60多岁、瘦高的老伯放下扛在肩上的锄头平静的质问胡德华。胡德华不敢正视群情激奋的乡亲，将目光投向那片正在被十台挖土机毁容的荒滩上。

远处隆隆的机车声和村民们的嚷嚷声打破了这个千年山村的宁静。

“胡德华，你昨天把我家山上几十棵黄松砍掉了，卖树的钱比你给我们的租金多，你心也忒黑了吧？你把谁放在眼里了？这谢黎村还轮不到你做主！”一个身材魁梧、脸上带着刚毅的老头声不高，语气却异常坚定有力，他是村里有名的“儒公”黎明亮。有时候人们背地里也叫他“愚公”，孝城话“儒”和“愚”同音，也有人喊他“黎先生”，有尊重也有讽刺的味道。时间长了，尊重的成分占据了全部，他不但生气还很乐意享用这一称呼。

胡德华被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住了，心里不免有些慌，再顶下去自己难逃皮肉之苦。胡家在以姓氏为村名的谢黎村单门独姓形同外来户。近几年，几个堂兄弟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村子，连祖屋倒塌了也没有修建，他们根本不打算再回到这个村里来。还有几户通过与本村人通婚，积极加入到谢黎村的“主流社会”中，即便这样也都搬离了这里。在这个村里，没有多少人会替他说话，祖祖辈辈都夹着尾巴做人，现如今虽有些改变却也依然不能同其他大姓人家那样挺直腰杆做人。

面对这情形，他只好敷衍道：“我回去跟村里商量一下，恩依们先莫激



动。”

“村里能代表我们吗？能代表就不会干出这种扯淡的事！先叫挖土机停下来，把个好好的龙尾滩和西山弄得跟你爹头上的痢痢一样。”还是那个满脸雀斑的妇女，她叫谢桂兰。

愤怒的人群传出一阵笑声，这笑声像刀子一样刮着胡德华的心和他家族的尊严。父亲胡道斌去世8年了，居然还要被人拿出来奚落。他扬起了颤抖的手给了这个女人一记耳光，一记响亮的掌掴声将笑声僵在空中，空气瞬间凝固了。

谢桂兰今年53岁，丈夫黎光旭比她小两岁，是个木匠，忠厚老实，做事条理清晰，农活干得漂亮，会挣钱，对这个脾气暴躁的彪悍妇人百依百顺。他们有一个年满31岁在深圳打工的“剩女”和一个已育有一儿一女的儿子。家庭经济状况很糟，儿子黎梓涛吃喝嫖赌样样占尽。有剩女的家庭大凡不幸福，特别是在偏远的山村，人们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想要保太平最好低眉顺眼的做人，但是谢桂兰偏偏不这样。

“你敢打老子？跟你拼了。”谢桂兰扔掉攥在手中的林权证，夺来瘦老伯手中的锄头朝胡德华屁股挖过去。

一阵钻心的痛令胡德华顷刻倒地。众人还在惊慌中，谢桂兰再一锄头朝他头部砸去，站在谢桂兰一旁的黎明亮这才慌忙将锄头挡在离胡德华头部不到一公尺高的地方。众人逐渐清醒过来，抢走了谢桂兰的锄头，将这头发疯的老母牛拉开，她嘴里还在不干不净的骂着躺在地上痛苦呻吟的胡德华。

“淑芳，快点快点，德华受伤了，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60多岁的老伯朝王淑芳喊。

王淑芳气喘吁吁地跑到胡德华跟前，在老伯的帮助下将他扶起来：“你怎么样了，痛不痛？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她带着哭腔，一边问一边扶着他走向远处的板车。众人和王淑芳一起推着板车朝村公路上走，有人建议打120，让急救车在316国道上等，胡德华血流不止，这样下去不到医院他就没命了。

谢桂兰还在号叫，骂声不绝于耳，见惯泼妇的村民也无法容忍她这种下三烂的作风，老伯返回来呵斥她：“行了，他死了，你也莫想活。”

谢桂兰已经丧失理智，将脏口疯狂的对准了这个老伯。扶着她的肩膀劝慰她的几名妇女见状纷纷散开了。

胡建涓和徐敏手拉着手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出来，他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喜悦。30万元的贷款一个星期就办下来了，凭着与村里签订的600亩山地开发承包合同和大学毕业证、农业开发规划书以及项目可行性评估报告，就能到这里迅捷办理无需抵押的农业项目开发贷款。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两双年轻的手有些抖。这个装着30万元的存折就是棵摇钱树，有了它，谢黎村今后



会发生不小的改变，胡建湏坚信这一点。

他毅然放弃到巴黎大学孔子学院当中文教员的工作返乡创业，就是想改变家乡的面貌。他相信自己能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至少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他要让人们看到，到底是打工赚钱多，还是搞生态农业赚钱多？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会颠覆历史，不再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它有着青春的朝气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国家一个接一个的惠农强农政策像天上掉下的金砖砸得人们晕头转向。如果不好好享受这种颠覆历史的政策，就是对历史的犯罪。

城市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比着劲往上长，这个世界上的楼高在不断被刷新，冰山在不断消融，海平面在不断上涨，以至于某些国家将从这世上消失。人们在高呼低碳生活的同时依然在排放大量废水、废气、消耗能源、制造污染。

21世纪的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生态。于是一些精明的商家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用各种所谓的“绿色”、“无公害”、“有机”等概念赚足了钞票。而零星散落在田间地头真正的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品却被当成大路货廉价批给了市场。赔了钱的农民不想赔得更多，纷纷转产或者弃下田产到外地打工摆摊谋生。市场上真正的纯生态农产品成了稀罕物，堪比国宝。胡建湏觉得以自己的见识、能力和胆量能改变这一现状，至少趁年轻的时候为此努力，今生无悔。

看着父亲苍白的脸和血染的衣襟，胡建湏的心快跳出来了。胡德华被直接推进了急救室，大家在门口焦急等待，陪王淑芳一起来的有村民张翠芬、村长黎明华和他的妻子秀萍。

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给胡德华清理伤口，据他的情况还需要输血。当医生让王淑芳在手术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她悲痛欲绝，瘫倒在地上。胡建湏快速接过协议书，扫了一眼内容，便签了字。

7月的天气异常炎热，难闻的药味弥漫着整个医院。走廊上焦急等待的人快要窒息，王淑芳哭得昏过去了。医生给她挂上吊瓶，徐敏帮她擦着脸上的污垢，翠芬打来一盆热水为她敷着鼻孔，让她通气。她的脸逐渐转红，神志逐渐清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胡德华总算脱离了危险。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舒了一口气。

“你们在外面工作多轻省、体面，非要回来搞什么种养业？你爸爸要是有个好歹，我们家的天就塌了。”王淑芳带着哭腔埋怨道。

“妈，这只是一个意外，我们不会因此放弃。恩依以后莫考虑做不做，我不会让恩依失望的。”胡建湏蹲在病床前，拉着王淑芳的胳膊说。

“我这辈子白活了，你哥哥让我们背了一身债，原来还指望你能为我们争个脸，你也不听话。种田能有什么出息？祖祖辈辈种田，八亿农民在种田，哪个从土里刨出金子来了？要是晓得你读完北大还跟我们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当初就不砸锅卖铁供你。”王淑芳委屈的泪水又流出来了。

“干妈，恩依莫这样想。我们是现代化科学种田，规模投资，营销渠道不一样，今后农村的发展空间比城市大。”徐敏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她又何尝不想留在大都市？那个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农村经济信息研究中心的工作在胡建涓坚持回乡创业的冲动下被轻易扔了。

没有哪个女孩不喜欢都市，尤其是繁华的大都市。徐敏三个月前也犹豫过，她在自己的前程与胡建涓当中举棋不定，最后只能用掷硬币的方式来做决定。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她掷了三次，三次都一样，所以最后还是回来了。回来后连自己家门都进不了，只好住进了胡家。她的母亲张翠红曾经以自杀相威胁，也没能挡住女儿的返乡之路。在她心里，即使胡建涓去巴黎当总统，也绝不允许宝贝女儿跟这个不招人喜欢的“疯子”结婚。胡家在谢黎村没有地位，胡德华老实巴交，王淑芳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虽不同乡，两家只隔着一道山梁，农田挨得近。谢黎村没人说胡家一句好话，如果将来两家成了亲，定会受到非议，徐家也会受到牵连。两家以前经常吵架甚至动手，表面上是为农田灌溉或者牲口损稻的事，实际上心里都较着劲，大家心知肚明。儿大不由娘，他们已经离开了父母，谁也管不了。

徐敏不是天生弱智。她是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本科毕业生，成绩拔尖，性格开朗活泼，大一下学期就光荣的成为共产党员，还是校学生会的宣传干部，创办过一个“有机农产品经济研究社团”，这个社团与社会上一些专业机构和种植养殖公司有紧密联系。她也是通过这些业余活动进一步了解了有机农产品的潜在价值。胡建涓经常去农大串门，被迫参加她们的活动。久而久之，疯狂的迷恋上了“有机农产品”，决定毕业后回乡办个大型的种植养殖基地，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将有机农产品做成规模，形成气候，注册商标，向全世界打响孝城有机农产品的美誉。

农村与都市相互守望了几千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逐渐加大，农村与城市之间总有一堵无形的墙，隔天隔地。近几年，建设和谐社会的脚步越走越快，各种惠农、强农、富农政策深入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小，城里人开始羡慕农村人，农村人却拼命往城里挤，城市越扩越大，高楼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高，公共资源受到严峻挑战，他们依然削尖了头往里钻。这是座真正的围城，总有一天城里人会削尖了脑壳往城外跑，这是一个必然！回归自然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无人能敌。到时候不知道这些拼了命进城的人会不会感叹：我怎么这么背？我刚开始吃细粮，



城里的有钱人开始吃粗粮野菜；我刚开始穿上纤维合成的衣服，城里人开始返璞归真穿纯棉；我刚开始买上轿车，人家流行骑自行车；刚在城里买了房子，人家想到农村盖四合院。

徐敏和胡建涓从初三开始就搞地下情，高二被父母发现，苦口婆心劝分，他们反而越来越亲密。两家人越阻拦他们爱得越坚定，最后竟一齐考到北京，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无论双方父母如何相互伤害，他们永远心心相印。爱情这东西说简单简单，说复杂复杂，纯情的初恋不需要太多理由，大多是青春对异性的渴求和叛逆促成。

一星期之后，胡德华就能下地活动了，他希望尽早出院，主要还是担心住院费。前些年，为了少种田，少交提留，他想尽了办法，将自己和妻子的户口空挂到外地一个小县城里，变成了“伪城里人”。如今，天变了，他们的户口没有办法迁回来，也不能办理新农合和养老保险，医药费全靠自己掏。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多花一分钱就多一分压力。他苦苦哀求医生准予自己出院，医生的态度相当明确：“现在是病情恢复的关键时期，需要住院治疗，出了问题我得负责，我不敢签这个字，请你配合。”

王淑芳留在医院照顾丈夫，每天晚上趴在病床边打个盹，然后眼巴巴瞅着他，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心里想的都是一个“钱”字。去年12月10日给大儿子胡建浩娶媳妇，花了20万，家里只有万把块钱的积蓄，到各个亲戚家借了五六万，把胡老太（胡建涓的奶奶）的陪嫁和她母亲传下来的首饰都卖掉还不够在城里买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一对花梨木箱子和一只上等和田玉手镯。这些无价之宝卖得急，价钱低。房子买得急，价钱没有砍下来。急卖急买间差着个大窟窿，这个窟窿本来打算靠种田卖粮食补一点，胡建涓工作后挣欧元回来填满的，不成想，一个比一个不成器。

时下农村人结婚，女方都会向男方提出硬条件：先在城里买房装修好之后再谈婚事，家具电器必须一应俱全（不管新人们结婚后住不住，这个硬条件没有商量的余地，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全掌握在这关键时刻），彩礼至少要3万元，女方家待客的费用和陪嫁的东西也都由男方一并出。胡家所有的亲戚一夜之间成了他的债主，还卖了三头肥猪、两头牛、20只母鸡和120个鸡蛋才勉强送了个下限，凑合着将喜事办完了。虽然是21世纪，农村这种繁文缛节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胡家背了一身债，女方那边还不高兴，要不是自家闺女肚子里有货，还会逼着男方多拿些彩礼。

这样高规格的嫁女标准也有其合理性，至少男方在结婚数年里不敢轻视女方，这是倾家荡产娶来的媳妇，怎能不好好珍惜？对维护女权地位和婚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王淑芳刚生完老二胡建诩时，胡老太高兴地说：“胡家有福，将来多花点力气，盖三间瓦房，壮大胡家的根。”村里人多半在私底下羡慕不已，特别是没有生儿子的人家，见了胡家人总像低一头似的。王淑芳则总是哀怨自己命不好，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做了公婆，媳妇地位倒高起来了。农村这代夹心层命可真是苦，每天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睁开眼睛就是还账。

胡建浩的媳妇是C县人，隔得不远不近。自打结婚以来他们俩就闲在家里四处跑，一会C县她娘家，一会孝城城区，再一会回到谢黎村。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入，靠父母农闲到山上抓蜈蚣卖钱供养着。8月底孩子就要出生，他认为出去时间短，攒不下钱，不够来回路费，索性在家等着孩子降生。在他的心里，赚钱就得和村里人一样到沿海城市去打工，他花钱比大款还大款，不知底细的还以为他父亲是李嘉诚。本来指望弟弟毕业之后去挣欧元寄回来还账，现在他又回来了，他对弟弟充满了怨恨——这个用自己前程换来美好前景的人竟然不知道珍惜。

虽然胡建浩当年高考只考了265分，却接到不少名头不小的垃圾“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明白这些学校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却总喜欢将它们作为自己为弟弟牺牲的凭证。对他而言，继续读书也是自我折磨，索性跟村里人一起南下，到深圳的工厂里去打工。一个月加班加点能挣八九百元，干了四年，一分钱没有拿回来，全丢在了当地。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病态的姚丽娜。谈了两个月，姚丽娜的肚子就鼓起来了，只好急催着家里准备结婚。胡家虽然不想娶这样的儿媳妇，却又赖不掉，眼见着肚子越来越鼓，责任也日益显现。既然他自己喜欢，做父母的就只有尽职尽责的份。

婚后，胡建浩一心一意陪着待产的姚丽娜。没见过女人似的，寸步不离，百般呵护。

4月初是育秧期，全村人都在忙着栽种秧苗，他们从城里回家后和平时一样，跷着二郎腿磕着瓜子看电视，等着王淑芳回家伺候饭菜，更要命的是姚丽娜连自己的内衣内裤也一并扔到盆里给王淑芳洗。

胡老太当他们是孩子，也不说什么，自己踮着小脚到厨房做午饭。水缸里没有水，叫胡建浩去担水，他硬是不去，哄了半天，就是没有反应。姚丽娜嫌吵，冲屋外抬了抬头，他跑得比兔子还快。担了一担水，气喘吁吁的，水溢出一路。弓着腰，将桶直接横着扔在厨房中央，连扁担都没有取下来。胡老太眼神不好，踩到被水打湿的泥土地上，滑倒了，趴在地上起不来，喊了半天，没人来扶。此时此刻，他正拉着老婆的手冲她吃吃地笑。胡老太在地上趴着，心凉得一颤一颤地：“要孙子有什么用哟，要是有个孙女，这把老骨头就不会受这罪哟！”老泪纵横，泪水无声地滴在泥地里。

这样趴了大约半个小时，她才逐渐恢复过来，慢慢爬起。刚刚往前走了



两步，被横着的扁担绊倒了。手部骨折，膝盖淤紫，她连喊都懒得喊，趴在那里，等死一般。幸好王淑芳回来了，将她扶起来，为她清洗，把她送到医院治疗。对胡建浩这样的行为，胡家人除了愤怒别无他法，表面上还得装作一团和气。这下王淑芳的担子更加繁重，她除了忙地里的活，还要照顾躺在床上的公婆，心里火烧似的。栽秧的时候，她跟前来帮忙的秀萍和翠芬说：“这么忙，他们在家里给我们做个饭也好，还要我回去伺候。人活在这个世上有得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解脱。”

谢秀萍劝慰道：“你现在快解放了，丽娜那么喜欢吃肉，将来肯定会生个男孩，过些时抱了孙子还不乐死人！我要是有个儿子就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了。”

王淑芳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插秧。

4月份，孝城还很冷。她和胡德华长时间卷着裤腿在水田里劳作，都感冒了，做事总打不起精神。王淑芳一边喝着姜汤一边对胡德华说：“这么忙，到了晚上竟然走了，去去来来，要花多少车费！城里什么都靠买，走的时候连菜都没有带，懒得连菜园都不去。将来日子怎么过？账还怎么还？亲戚们也不宽裕，人家家里要做大事，我们上哪里去找钱还债？到时候我们的老脸怎么抵得出去？”说着说着哭了。

“等孩子出生满月他就出去了，莫急。天塌下来我顶着，好不好？别让妈听见了。”胡德华的眼泪也出来了。他放下碗，坐到王淑芳的旁边，用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她依旧浓密乌黑的头发。

“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我总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至今都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下半辈子，我们一定能过得好。现在政府不收提留还补贴一些钱，往后还有机械耕种，农民总能翻身的。你莫泄气，老了会有养老保险，我们等着过好日子吧。”这些年他们俩就是这样相互鼓励走到了今天。

“那么多账像百兆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哪一日才能还清？妈虽说卖了那些东西，心里却苦哈哈，这么久我就没有见她笑过，那是她的命哪。”王淑芳说。

“今天晚上村里在谢家坪放电影，听说是个古装戏，我们用板车拉着妈一起去看看吧？”他温柔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哪还有那份闲情逸致呀？都什么时候了。妈感冒了怎么办？”王淑芳的语气软下来。

“去看看嘛，带上她，让她坐前排，一个月就这么一次。”胡德华央求道。

“还感冒了，能行吗？晚上温度低。”

“多穿一点，把大衣披上。现在我们去睡一觉，趁着姜汤的威力，发了汗就好了。”胡德华语气带着喜悦和急切。

“我真希望生个孙女，唉……”王淑芳的心情一下子又跌回去了。

“生个孙子怎么不好？孙子将来娶个孙媳妇回来替你复仇！”胡德华说完两人又笑了。

“你这德行，想孙子就想孙子呗，还说给我报仇！”王淑芳用手捋了捋胡德华花白的头发，深情地说：“当初你的头发跟我的头发一样好，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就是一个小老头。还记得当初和我谈什么《庐山恋》么？那时候你就像那个耿桦，我就像周筠，我们的经历都挺相似的，要不是那部电影，恐怕咱俩都结不了婚。”

“我们幸亏晚生了几年，我大伯当了国民党打死了你当共产党的大伯，这是家仇加国恨呀。”胡德华的脸上浅浅地笑。

“建涓跟徐敏的事情还是少管吧，伢们的事由他们去吧。”王淑芳似乎被自己感动了。

王淑芳一直在医院陪护胡德华，胡建浩索性陪着媳妇回了娘家。C县离市医院不远，胡建浩到医院来要过一回生活费。回娘家总不能空手吧？胡建涓虽然对哥哥嫂嫂的所作所为甚是反感，最后还是给了他500元。在这个时代，一个大男人口袋里掏不出几个子的确狼狈，他希望哥哥将来能在自己的农场里好好干活，给他股份，消除他的迷茫。话是说地干脆，毕竟眼前见不着钱，等于一纸空头支票。胡建浩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他不相信谁能在这块土地上刨出金子来。

胡德华的病情逐渐恢复，脸上也泛起了红光，这个炎热的夏季，在空调房里呆着还真舒服，要是自己家能享用这玩意，那就跟天堂似的。一想到每天几百元的住院费，他的心就往下沉，额头上直冒汗。

住到第十天，他再也沉不住气，硬是央求医生让他出院。他想，住到自己城郊的房子里去，省下住院费，王淑芳也可以睡个安稳觉，医院的药味，她受不了。医生给他开了药，让他每天定时到医院注射科挂吊瓶。听到这消息，他像出狱般高兴，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十天下来，8700块钱就用光了，王淑芳瘦了几圈，眼窝子陷下去了，脸色蜡黄。

胡建涓眼见父亲正在逐步恢复中，他和徐敏回村协调开荒事宜。第一笔10万元的租金已经支付给了村委会，那是他们拿到的大学生创业贷款，钱没有过夜就交给了村委会。这30万元已经少了九千多元，如何节省花钱是他们最头疼的事情。

这天，他到林业局去咨询关于树种的事情，打听到政府对植树的各项扶持政策，他心跳加速，看来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能办理好合法的手续，他就能无偿领到一批稀有的楠树苗，还能得到每亩每年200元的补贴。以前不系



统地听说过这个政策，以为这些好政策都是关系户的特权，没有想到自己也能享受这种“特权”。他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起来，骑着车吹着口哨就回到哥哥位于城郊的房子里。

这是胡家近一年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胡德华甚至能坐起来跟儿子商量他的远大前程。胡建涓一个劲地说：“您们以前总说谢婷婷家在西山上挖山种树政府补贴是靠他父亲的关系，其实是他们吃透了政策，用好了政策，所以每年能得到那么多钱。我本来还担心人家不理睬我，打发我走呢。没想到林业局的副局长还亲自出来接待我，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周六到我们村去实地考察，让我做一个完整的方案，递交给乡林管所。”

胡德华笑着说：“你多读了点书，确实不一样，也能吃透这政策了。”

“我知道造碳汇林国家有补贴，也知道近几年国家特别鼓励植树造林，就是不知道具体实施情况，今天去问了，才明白了。恩依太世故，不看新闻也不考察，害得我差点错过这个好机遇。”胡建涓也不是真心要埋怨父亲。

“那地3月初还是我们的，1980年分山的时候，西山半坡和龙尾滩归我们胡家所有，队长口头上通知我们，用石头和一些植物做了标记，大家公认了一下。如今国家政策好了，土地又值钱了，大家开始抢地种。龙尾滩是个冲积滩涂，没有树，当初分山就是为了砍柴烧，这地方没有树，就分给了我们。现在种树挣双份钱，他们就分给自己的族人。我们现在就剩下百兆山脚下一个山坳里的一亩地，林权证倒是有的。市里马上要大面积开发旅游，以前只是靠东的归旅游风景区，现在靠西的也要征收了，不能随便动。我们现在只有一亩二分田和一亩不能开发的山。想种田都难，队里不给。”胡德华有些神伤，现在土地成了香饽饽，他们的户口也迁不回来，派出所和村里相互推诿。

“还是租吧，他们留着也不会开发。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的小的留守，没有壮劳力做不成。我们租过来统一规划、经营比他们分散种植好，我回去找人，兴许能解决。”胡建涓没有十足的把握，事情到了今天这地步，他谁也不怪，要怪就怪自己事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以为村里同意，签了合同交完钱就是自己的山地。这事谢婷婷有责任，自己更应该吸取教训，她毕竟只是个回来镀金的大学生村官，仗着她爸爸是老支书的份，使点性子。村民有了林权证，维权意识一高，他们从前的那套“高压政策”就不灵了。

趁在城里的机会，胡建涓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求助信，跑了一趟水利局。他希望水利局能将汉河两边的防洪堤坝加高加固，最好在灵水和涑水交汇处建一个中型水电站，这样既可以解决董永乡、卧龙乡、卧虎乡的用电困难，也可以防洪，解决谢黎村下游村民的汛期安全。以他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的水平，写这么个简单的东西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他没有用对行文格式。